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兒女英雄傳 第十六回 莽撞人低首求籌畫 連環計深心作筆談

上回書講得是安老爺義結鄧九公，想要借那鄧九公作自己隨身的一個貫索蠻奴（滿語：戴手銬腳鐐的奴隸，此指奴僕。），為的是先收服了十三妹這條孽龍，使他得水安身，然後自己好報他那為公子解難贈金，借弓退寇並擇配聯姻的許多恩義。又喜得先從褚大娘子口裡得了那鄧九公的性情，因此順著他的性情，一見面便合他快飲雄談，從無心閒話裡談到十三妹，果然引動了那老頭兒的滿肚皮牢騷，不必等人盤問，他早不禁不由口似懸河的講將起來。講到那十三妹刀斷鋼鞭，鬥敗了周海馬，作色歛鬚，十分得意。安老爺聽了，說道：「這場惡鬥，鬥到後來怎的個落場呢？」

鄧九公道：「老弟呀，那時我只怕十三妹聽了海馬週三這段話，一時性起，把他手起一刀，雖說給我增了光了，出了氣了，可就難免在場這些親友們受累。正在為難，又不好轉去勸他。誰想那些盜伙一見他的頭領吃虧，十三妹定要叫他戴花擦粉，急了，一個個早丟了手中兵器，跪倒哀求，說：『這事本是我家頭領不知進退，冒犯尊威，還求貴手高抬，給他留些體面，我等恩當重報！』只聽那十三妹冷笑一聲，說：『你這班人也曉得要體面麼？假如方才這九十歲的老頭兒被你們一鞭打倒，他的體面安在？再說，方才若不虧你姑娘有接鏢的手段，著你一鏢，我的體面安在？』眾人聽了，更是無言可答，只有磕頭認罪。

「那十三妹睬也不睬，便一腳踏定周海馬，一手擎著那把倭刀，換出一副笑盈盈的臉兒，對著那在場的大眾說道：『你眾位在此，休猜我合這鄧老翁是親是故，前來幫他；我是個遠方過路的人，合他水米無交。我平生慣打無禮硬漢，今日撞著這場是非，路見不平，拔刀相助，並非圖這幾兩銀子。』說了這話，他然後才回頭對那班盜伙道：『我本待一刀了卻這廝性命，既是你眾人代他苦苦哀求，殺人不過頭點地，如今權且寄下他這顆驢頭！你們要我饒他，只依我三件事：第一，要你們當著在場的眾位，給這主人賠禮，此後無論那裡見了，不准錯敬；第二，這二十八棵紅柳樹鄧家莊的周圍百里以內，不准你們前來騷擾；第三，你們認一認我這把倭刀合這張彈弓，此後這兩樁東西一到，無論何時何地何人，都要照我的話行事。這三件事件件依得，便饒他天字第一號的這場羞辱。你大家快快商量回話！』眾人還不曾開口，那海馬週三早在地下喊道：『只要免得戴花擦粉抹粉，都依，都依，再無翻悔！』眾人也一疊聲兒和著答應。那十三妹這才一抬腿放起週三。那廝爬起來，同了眾人走到我跟前，齊齊的尊了我聲：『鄧九太爺！』向我搗蒜也似價磕了陣頭，就待告退。」

「老弟，古人說的好：『得意不可再往。』我鄧老九這就忒夠瞧的了；再說，也不可向世路結仇。我就連忙扶起他來，說：『周朋友，你走不得。從來說『勝敗兵家常事』，又道是『識時務者呼為俊傑』。今日這樁事，自此一字休提。現成的戲酒，就請你們老弟兄們在此開懷痛飲，你我作一個不打不成相遇的交情，好不好？』週三他倒也得風便轉，他道：『既承台愛，我們就在這位姑娘的面前，從這句話敬你老人家起。』當下大家上廳來，連那在場的諸位，也都加倍的高興。我便叫人收過兵器銀兩，重新開戲，洗盞更酌。老弟，你想，這個過節兒得讓那位十三妹姑娘首座不得？我連忙滿滿的斟了盅熱酒送過去。他說道：『我十三妹今日理應在此看你兩家禮成，只是我孝服在身，不便宴會；再者，男女不同席。就此失陪，再圖後會。』說著，出門下階，嚶的一聲，托地跳上房去，順著那房脊，邁步如飛，連三跨五，霎時間不見蹤影。我這才曉得他叫作十三妹！老弟，你聽這場事的前後因由，劣兄那日要不虧這位十三妹姑娘，豈不在人輪子裡把一世的英名搗盡？你道他怎的算不得我一個恩人？」

「因此那天酒席一散，我也顧不得歌乏了，便要去跟尋這人。這才據我的莊客們說：『這人三日前就投奔到此，那時因莊上正有勾當，莊客們便把他讓在前街店房暫住，約他三日後再來。現在他還在店裡住著。』我聽了這話，便趕到店裡合他相見。原來他只得母女二人，他那母親又是個既聾且病的，看那光景，也露著十分清苦。我便要把合週三賭賽的那萬金相贈，爭奈他分文不取。及至我要請他母女到家養贍，他又再三推辭。問起他的來由，他說自遠方避難而來，因他一家孤寡，生恐到此人地生疏，知我小小有些聲名，又有幾歲年紀，特來投奔，要我給他家遮掩個門戶，此外一無所求。當下便合我認作師徒。他自己卻在這東南上青雲出山峰高處喘了一塊地方，結幾間茅屋，仗著他那口倭刀，自食其力，養贍老母。我除了給他送些薪水之外，憑你送他甚麼，一概不收。只一個月頭裡，借了我些微財物，不到半月，他依然還照數還了我了。因此，直到今日，我不曾報得他一分好處。」

安老爺道：「據這等聽起來，這人還不單是那長槍大戟的英雄，竟是個揮金殺人的俠客。我也難得到此，老兄台，你合他既有這等的氣誼，怎的得引我會他一會也好？」鄧九公聽了這話，怔了一怔，說：「老弟，若論你合這人，彼此都該見一見，才不算世上一樁缺陷事。只可惜老弟來遲了一步，他不日就要天涯海角遠走高飛，你見他不著了！」

安老爺故作驚疑，問道：「這卻為何？」只見鄧九公未從說話，兩眼一酸，那眼淚早泉湧一般落得滿衣襟都是，連那白鬚上也沾了一片淚痕，歎了一聲，道：「老弟，劣兄是個直腸漢，肚子裡藏不住話，獨有這樁事，我家裡都不曾提著一字，不信你只問你姪女兒就知道了。原故，只因十三妹的這樁事大，須慎密，不好泄漏他的機關。如今承老弟你問到這句話，我兩個一見，氣味相投，肝膽相照，我可瞞不上你來。」

原來這位姑娘他身上有殺父大仇，只因老母在堂，無人奉養，一向不曾報得。不想前幾天他母親又得了一個緊痰症，沒了。

他如今孝也不及穿，事也不及辦，過了一七，葬了母親，便要去幹這大事。今日他母親死了是第四天了，只有明後日兩天，他此時的心緒，避人還避不及，我怎好引你去見他？我昨日還問他的歸期，他說是：『大事一了，便整歸裝。』但這樁事也要看個機會，也得了了了事，才好再回此地，知他是三個月兩個月？老弟，你又那裡等得他？便是愚兄，這幾日也正為這事心中難過！」

安老爺又佯作不知的道：「哦，原來如此。但不知他的父親是何等樣人，因甚事被這仇家隱害？他這仇人又是何等樣人，現在在甚麼地方？」鄧九公擺手道：「這事一概不知。」安老爺道：「吾兄這句話是欺人之談了。他既合你有師生之誼，又把這等的機密大事告訴了你，你豈有不問他個詳細原由的理？」一句話，把鄧九公問急了，只見他瞪了兩隻大眼睛，嚷起來道：「豈有此理！難道我好欺老弟不成？你是不曾見過他那等的光景，就如生龍活虎一般！大約他要說的話作的事，你就攔他，也莫想攔得他住手住口；否則，你便百般問他求他，也是徒勞無益。他仇還沒報，這仇人的名兒如何肯說？我又怎的好問？只有等他事畢回來，少不得就得知這樁快事了。」

安老爺道：「如此說來，此時既不知他這仇人為何人，又不知他此去報仇在何地，他強煞究竟是個女孩兒，千山萬水，單人獨騎，就輕輕兒的說到去報仇，可不覺得猛浪些？在這十三妹的輕年任性，不足深責；只是老哥哥你，既受他的恩情，又合他師弟相關，也該阻止他一番才是，怎的看了他這等輕舉妄動起來？」鄧九公聽了，哈哈大笑，說：「老弟台，我說句不怕你思量的話，這個事可不是你們文字班兒懂得！講他的心胸本領，莫說殺一個仇人，就萬馬千軍衝鋒打仗，也了了的，不用旁人過慮，這是一；二則，從來說『父仇不共戴天』，又道是『君子成人之美』，便是個漠不相關的朋友，咱們還要勸他作成這件事，何況我合他呢！所以，我想了想，眼前的聚散事小，作成他這番英雄豪舉的事大，我才極力幫著他早些葬了他家老太太，好讓他一心去幹這樁大事，也算盡我幾分以德報德之心。此時我自催他的，怎的老弟你顛倒嗔我不阻止他起來？」

卻說安老爺的話，一層逼進一層，引得個鄧九公雄辯高談，真情畢露，心裡說道：「此其時矣！且等我先收伏了這個貫索奴，作個引線，不怕那條孽龍不弭耳受教。待他弭耳受教，便好全他那片孝心，成這老頭兒這番義舉，也完我父子一腔心事。」便對鄧九公說道：「自來說『英雄所見略同』。小弟雖不敢自命英雄，這樁事卻合老兄台的見識微微有些不同之處。既承不棄，見到這裡，可不敢不言。只是吾兄切莫著惱。你這不叫作『以德報德』，恰恰是個『以德報怨』的反面，叫作『以怨報德』。那十三妹的一條性命，生生送在你這番作成上了！」

鄧九公聽了，駭然道：「哈，老弟，你這話怎講？」安老爺道：「這十三妹是怎的個英雄，我卻也只得耳聞，不曾目睹，就據

吾兄你方才的話聽起來，這人大約是一團至性，一副奇才。至性人往往多過於認真，奇才人往往多過於好勝。要知一個人秉了這團至性、這副奇才來，也得天賜他一段至性奇才的福田，才許他作那番認真好勝的事業。否則，一生遭逢不偶，志量不售，不免就逼成一個『過則失中』的行徑。看了世人，萬人皆不入眼，自己位置的想比聖賢還要高一層；看了世事，萬事都不如心，自己作來的要想古今無第二個。干他的事他也作，不干他的事他也作；作的來的他也作，作不來的他也作。不怕自己瀝膽披肝，不肯受他人一分好處；只圖一時快心滿志，不管犯世途萬種危機。久而久之，把那一團至性、一副奇才，弄成一段雄心俠氣，甚至睚眦必報，黑白必分。這種人，若不得個賢父兄、良師友苦口婆心的成全他，喚醒他，可惜那至性奇才，終歸名隳身敗。如古之屈原、賈誼、荊軻、聶政諸人，道雖不同，同一受病，此聖人所謂『質美而未學者也』。這種人，有個極粗的譬喻：比如那鷹師養鷹一般，一放出去，他縱目摩空，見個狐兔，定要唳翅下來，一爪把他擒住；及至遇見個狡兔黠狐，那怕把他拉到汗泥荆棘裡頭，他也自己不惜毛羽，絕不鬆那一爪；再偶然一個擒不著，他便高飄遠舉，寧可老死空山，再不飛回來重受那鷹師的喂養。這就是這十三妹現在的一副小照真容！據我看，他此去絕不回來。老兄，你怎的還妄想兩三個月後聽他來說那樁快事？」

鄧九公道：「他怎的不回來？老弟，你這話我就想不出這個理兒來了。」安老爺道：「老兄，你只想，他這仇人我們此時雖不知底裡，大約不是甚麼尋常人。如果是個尋常人，有他那等本領，早已不動聲色把仇報了，也不必避難到此。這人一定也是個有聲有勢、能生人能殺人的腳色。他此去報仇，只怕就未必得著機會下手，那時大事不成，羞見江東父老，他便不回來，此其一；便讓他得個機會下手，他那仇家豈沒個羽翼牙爪？再方今聖朝，清平世界，豈是照那鼓兒詞上頑得的？一個走不脫，王法所在，他也便不得回來了，此其二；再讓他就如妙手空空兒一般報了仇，竟有那本領潛身遠禍，他又是個女孩兒家，難道還披發入山不成？況且聽他那番冷心冷面，早同枯木死灰，把生死關頭看破，這大事已完，還有甚的依戀？你只聽他合你說的『大事一了，便整歸裝』這兩句話，豈不是句合你長別的話麼？果然如此，他更是不得回來定了，此其三。這等說起來，他這條性命不是送在你手裡，卻是送在那個手裡？」

鄧九公一面聽安老爺那裡說著，一面自己這裡點頭，聽到後來，漸漸兒的把個脖頸低下去，默默無言，只瞅著那杯殘酒發怔。這個當兒，褚大娘子又在一旁說道：「老爺子，聽見了沒有？我前日合你老人家怎麼說來著？我雖然說不出這些講究來，我總覺一個女孩兒家，大遠的道兒一個人兒跑，不是件事。你老人家只說我不懂這些事。聽聽人家二叔這話，說的透亮不透亮？」

那老頭兒此時心裡已是七上八下，萬緒千頭，再加上女兒這幾句話，不覺急得酒湧上來，一張肉紅臉登時扯耳朵帶腮頰憋了個漆紫，頭上熱氣騰騰出了黃豆大的一腦門子汗珠子，拿了條上海布的大手巾不住的擦。半天，從鼻子裡哼出了一股氣來，望著安老爺說道：「老弟呀！我越想你這話越不錯，真有這個理。如今剩了明日後日兩天，他大後日就要走了，這可怎麼好？」安老爺道：「事情到了這個場中，只好聽天由命了，那還有甚麼法兒！」鄧九公道：「嗨，豈有此理！人家在我跟前盡了那麼大情，我一分也沒得補報人家，這會子生生的把他送到死道兒上去，我鄧老九這罪過也就不小！就讓我再活八十七歲，我這心裡可有一天過得去呀！」

他女兒見父親真急了，說道：「你老人家先莫焦躁，不如明日請上二叔幫著再攔他一攔去罷。」那老頭兒聽了，益發不耐煩起來，說：「姑奶奶，你這又來了！你二叔不知道他，難道你也不知道他嗎？你看他那性子脾氣，你二叔人生面不熟的，就攔得住他了？」安老爺道：「這話難說。只怕老哥哥你用我不著，如果用得著我，我就陪你走一蕩。俗語說的：『天下無難事』。只怕死求白賴，或者竟攔住他也不可。鄧九公聽了這句話，伸腿跳下炕來，爬在地下就是個頭，說：「老弟你果然有這手段，你不是救十三妹，直算你救了這個哥哥了！」慌得安老爺也下炕還禮，說：「老哥哥，不必如此！我此舉也算為你，也算為我。你只知那十三妹是你的恩人，卻不知他也是我的恩人哩！」

鄧九公更加詫異，忙讓了老爺歸坐，問道：「怎的他又是你的恩人起來？」安老爺這才把此番公子南來，十三妹在在平悅來店怎的合他相逢，在黑風崗能仁寺怎的救他性命，怎的贈金聯姻，怎的借弓退寇，那盜寇怎的便是方才講的那牯牛山海馬週三，他見了那張弓怎的立刻備了人馬護送公子安穩到淮，公子又怎的在廟裡落下一塊寶硯，十三妹怎的應許找尋，並說送這離弓取那寶硯，自己怎的感他情意，因此辭官親身尋訪的話，從頭至尾說了一遍。

鄧九公這才恍然大悟，說：「怪道呢，他昨日忽然交給我一塊硯台，說是一個人寄存的，還說他走後定有人來取這硯台，並送還一張彈弓，又囑我好好的存著那彈弓，作個記念。我還問他是個何等樣人，他說：『都不必管，只憑這寶硯收那離弓，憑那離弓付這寶硯，萬不得錯。』路上的這段情節，他並不曾提著一字。再不想就是老弟合賢姪父子。這不但是這樁事裡的一個好機緣，還要算這回書裡的一個好穿插呢！」說著，直樂得他一天煩惱丟在九霄雲外，連叫：「快拿熱酒來！」

安老爺道：「酒夠了。如今既要商量正事，我們且撤去這酒席，趁早吃飯，好慢慢的從長計較怎的個辦法。」褚大娘子也說：「有理。」老頭兒沒法，說道：「我們再取個大些的杯子，喝他三杯，痛快痛快！」說著，取來，二人連乾了三巨觥。

恰好安公子已吃過飯，同了褚一官過來，安老爺便把方才的話大略合他說了一遍。公子請示道：「既是這事有個大概的局面了，何不打破戴勤去先回我母親一句，也好放心。」鄧九公聽了道：「原來弟夫人也同行在此麼？現在那裡？」褚大娘子也說：「既那樣，二叔可不早說？我們娘兒們也該見見，親香親香。再說，既到了這裡，有個不請到我家吃杯茶的？」

鄧九公也道：「可是的。」立刻就要著人去請。

安老爺道：「且莫忙。如今這十三妹既訪著下落，便姑奶奶你不去約，他同媳婦也必到莊奉候，好去見那位十三妹姑娘。今日這天也不早了，而且不可過於聲張。」因吩咐公子道：「不必叫戴勤去，留下他我另有用途。就打發華忠帶了隨緣兒去，把這話密密的告訴你母親合你媳婦，也通知你丈人、丈母。就請你母親合媳婦坐轎車兒，止帶了戴勤家的、隨緣兒媳婦，明日照起早上路的時候，從店裡動身，只說看個親戚，不必提別的話。留你丈人、丈母合家人們在店照料行李。他二位自然也惦著要來，且等事體定規了再見。這話你把華忠叫來，我當面告訴他，外面不可聲張。」褚一官道：「我去罷。」

一時，叫了華忠並隨緣兒來，安老爺又囑咐一遍，又叫他到一旁耳語了一番，只聽他答應，卻不知說的甚麼。

老爺因向褚一官道：「這一路不通車道罷？」鄧九公道：「從桐口往這路來沒車道，從這裡上荏平去有車道，我們趕買實運糧食都走這股道。」褚大娘子又向褚一官道：「叫兩個妥當些的莊客同他爺兒倆去。」老爺道：「兩個人夠了，這一路還怕甚麼不成？」褚大娘子道：「不是怕甚麼。一來，這一路岔道兒多，防走錯了；二來，我們也該專個人去請一請；三來，大短的天，我瞧明日這話說結了，他娘兒這一見，管取捨不得散，我家只管有的是地方兒，可沒那些乾淨鋪蓋，叫他們把家裡的大車套了去，沿路也坐了人，也拉了行李。」褚一官道：「索性再備上兩個牲口騎著，路上好照應。」說著，同了華忠父子出去，打發他們起身去了。

鄧九公先就說：「好極了。」因又向安老爺道：「老弟，看我說我的事都得我們這姑奶奶不是？」褚大娘子道：「是了，都得我啣！到了留十三妹，我就都不懂了！」鄧九公哈哈的笑道：「這又動了姑奶奶脾氣了！」大家說笑一陣。鄧九公又去周旋公子，一時又打一路拳給他看，一時又打個飛腳給他看。褚大娘子在旁，一眼看見公子把那香袋兒合平口抽子都帶在身上，說道：「大爺，你真把這兩件東西帶上了？你看，叫你帶的那活計一趁，這兩件越發得樣兒了！」公子道：「我原不要帶的，姨奶奶不依麼！我沒法兒，只得把二百錢掏出來交給我嬾嬾爹，才帶上的。」安老爺道：「姑奶奶，你怎麼這等稱呼他？」褚大娘子道：「二叔，使得。我們叫聲二叔，就同父母似的，這大爺跟前我可怎麼好『老大』『老大』的叫他呢？我們還論我們的。萬一我有一天到了二叔家裡，我還合他充續嬾嬾姑姑呢！」因問著公子道：「是不是？」公子也只得一笑。

安老爺道：「那我們又不敢那樣論法了。」

說話間，那位姨奶奶早已帶了人把飯擺齊。安老爺坐下，看了看，也有廚下打發的整桌雞魚菜蔬，合煮的白鴨子白煮肉；又有

褚大娘子裡邊弄的家園裡的瓜菜，自己醃的肉腥，並現拉的過水面，現蒸的大包子。老爺在任上吃了半年來的南席，又吃子一道兒的頓飯，乍吃著這些家常東西，轉覺得十分香甜可口。只見鄧九公他並不吃那些菜，一個小小子兒給他捧過一個小缸盆大的靛藍海碗來，盛著滿滿的一碗老米飯，那個又端著一大碗肉、一大碗湯。他接來，把肉也倒在飯碗裡，又泖了半碗白湯，拿筷子拌了崗尖的一碗，就著辣鹹菜，嚙嚙嚙、嚙嚙，不上半刻，吃了個罄淨。老爺這裡才吃了一碗麵，添了半碗飯。因道：「老哥哥的牙口竟還好？」他道：「不中了，右邊兒的槽牙活動了一個了。」

一時飯畢，便挪在東間一張方桌前坐。便有小小子給安老爺端了盥漱水來。鄧九公卻不用漱盂，只使一個大錫漱口碗，自己端著出了屋子，大漱大咯的鬧了一陣，把那水都噴在院子裡。回手又見那姨奶奶給他端過一個揚州千層板兒的木盆來，裝著涼水，說：「老爺子，使水呀。」那老頭兒把那將及二尺長的白鬍子放在涼水裡湃了又湃，泖了又泖。鬧了半日，又用烤熱了的乾布手巾互一回，擦一回，然後用個大木梳梳了半日，收拾得十分潔淨光彩，根根順理飄揚。自己低頭看了，覺得得意之至！褚大娘子便合那位姨奶奶忙忙的吃過飯，盥漱已畢，裝了袋煙，也過來陪坐。那邊便收拾傢伙，下人揀了吃去。老爺看著，雖不同那鐘鳴鼎食的繁華豐盛、規矩排場，只怕他這倒是個長遠吃飯之道！

話休絮煩。卻說鄧九公見大家吃罷了飯，諸事了當，他卻耐不得了，向安老爺道：「老弟，你快把明日到那裡怎的個說法告訴我罷。」安老爺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大家都坐好了。」當下安老爺同鄧九公對面坐下，叫公子同褚一官上面打橫，褚大娘子也在下面坐了。褚一官坐下，就開口道：「我先有句話，明日如果見了面，老爺子，你老人家可千萬莫要性急，索興讓我們二叔先說。」安老爺道：「不必講，這齣戲自然是我唱，也得老兄給我作一個好場面，還得請上姑爺、姑奶奶走走場，並且還得今日趁早備下一件行頭。」

鄧九公問道：「怎的又要甚麼行頭？」安老爺道：「大家方才不說這姑娘不肯穿孝嗎？如今要先把這件東西給他趕出來，臨時好用。」褚大娘子忙道：「都有了。那一天，我瞧著他老太太那光景不好，我從頭上直到腳下，以至他的鋪蓋坐褥，都給他張羅妥當了。拿去他執意不穿，是去報定了仇了，可叫人有甚麼法兒呢！」老爺道：「有了更好。」鄧九公便道：「老弟，你可別硬作呀！不是我毛草，他那脾氣性子，可真累贅！」

安老爺笑道：「不妨，『若無破浪揚波手，怎取驪龍頷下珠？』就是老媽媽論兒，也道是『沒那金鋼鑽兒，也不攬那磁器傢伙』。你看我三言兩語，定叫他歇了這條報仇的念頭；不但這樣，還要叫他立刻穿孝盡禮；不但這樣，還要叫他撫柩還鄉；不但這樣，還要叫他雙親合葬；不但這樣，還要給他立命安身。那時才算當完了老哥哥的這差，了結了我的這條心願！」

鄧九公道：「老弟，我說句外話，你莫要鏘張了罷？」老爺道：「不然。這其中有個原故，等我把原故說明白，大家自然見信了。但是這事不是三句五句話了事的，再也定法不是法，我們今日須得先排演一番。但是這事卻要作得機密，雖說你這裡沒外人，萬一這些小孩子們出去，不知輕重，露個一半句，那姑娘又神道，倘被他預先知覺了，於事大為無益。如今我們拿分紙筆墨硯來，大家作個筆談。——只不知姑奶奶可識字不識？」褚一官道：「他認得字，字兒比我深，還寫得上來呢。」老爺道：「這尤其巧了。」說著，褚一官便起身去取紙筆。

列公，趁他取紙的這個當兒，說書的打個岔。你看這十三妹，從第四回書就出了頭，無名無姓，直到第八回，他才自己說了句人稱他作十三妹，究竟也不知他姓某名誰，甚麼來歷。這書演到第十六回了，好容易盼到安老爺知道他的根底，這可要聽他的姓名了，又出了這等一個西洋法子，要鬧甚麼筆談，豈不惹聽書的心煩性躁麼？

列公，且耐性安心，少煩勿躁。這也不是我說書的定要如此。這稗官野史雖說是個頑意兒，其為法則，則與文章家一也，必先分出個正傳、附傳，主位、賓位，伏筆、應筆，虛寫、實寫，然後才得有個間架結構。即如這段書是十三妹的正傳，十三妹為主位，安老爺為賓位，如鄧、褚諸人，並賓位也占不著，只算個「原為小相焉」。但這十三妹的正傳都在後文，此時若縱筆大書，就占了後文地步，到了正傳寫來，便沒些些氣勢，味同嚼蠟。若竟不先伏一筆，直待後文無端的寫來，這又叫作「沒來由」，又叫作「無端半空伸一腳」，為文章家最忌。然則此地斷不能不虛寫一番，虛寫一番，又斷非照那稗官家的「附耳過來，如此如此」八個大字的故事套可以了事，所以才把這文章的筋脈放在後面去，魂魄提向前頭來。作者也煞費一番筆墨！然雖如此，列公卻又切莫認作不過一番空談，後面自有實事，把他輕輕放過去。要聽他這段虛文合後面的實事，卻是逐句逐字針鋒相對。列公樂得破分許精神，尋些須趣味也！

剪斷殘言。卻說那褚一官取了紙筆墨硯來。安老爺便研得墨濃，蘸得筆飽，手下一面寫，口裡一面說道：「九兄，你大家要知道那十三妹的根底，須先知那十三妹的名姓。」因寫了一行給大家看，道：「那姑娘並不叫作十三妹，他的姓是這個字，他的名字是這兩個字，他這『十三妹』三字，就從他名字上這字來的。」大家道：「哦，原來如此。」安老爺又寫了一行，指道：「他的父親是這個名字，是這等官，他家是這樣一個家世。」鄧九公道：「如何？我說他那等的氣度，斷不是個民間女子呢！這就無怪其然了。」褚大娘子道：「這我又不明白了，既這樣說，他怎的又是那樣個打扮呢？」安老爺道：「你大家有所不知。」因又寫了幾句給大家看，道：「是這樣一個原故，就如我家，這個樣子也盡有。」大家聽了，這才明白。

安老爺又道：「你大家道他這仇人是誰？真算是個天大地大希大滿大無大不大的大腳色！」因又寫了幾個字指給眾人看，道：「便是這個人！」鄧九公道：「啊呀！他怎的會惹著這位太歲，去合他結起仇來！」安老爺道：「他父親合那人是個親臨上司，屬員怎生敢去合他結仇？就是為了這姑娘身上的事。」說著，又寫了兩句，指道：「便是這等一個情節。無奈他父親又是個明道理、尚氣節的人，不同那趨炎附勢的世俗庸流。見他那上司平日如此如此，更兼他那位賢郎又是如此如此，任他那上司百般的牢籠，這事他絕不吐口應許。那一個老羞成怒，就假公濟私把他參革，拿問下監，因此一口暗氣而亡。那姑娘既痛他父親的含冤，更痛那冤由自己而起，這便是他誓死報仇的根子。」

鄧九公聽了，輪起大巴掌來，把桌子拍得山響，說道：「這事叫人怎生耐得！只恨我鄧老九有了兩歲年紀，家裡不放我走，不然的時候，我豁著這條老命走一蕩，到那裡，怎的三拳兩腳也把那斷結果了。」安老爺道：「不勞你老兄動這等大氣！」因又寫了一行，指道：「這人現在已是這等光景了。」

鄧九公道：「是呀，前些日子我也模模糊糊聽見誰說過一句來著，因是不干己事，就不曾留心去問。這也是朝廷無私，天公有眼。這等說起來，這姑娘更不該去了。」褚大娘子笑道：「誰到底說他該去來著？都不是你老人家甚麼『英雄』咧，『豪傑』咧，又是甚麼『大丈夫烈烈轟轟作一場』咧，鬧出來的嗎？」鄧九公呵呵的笑道：「我的不是！我就知道有這些彎子轉子嗎？」

安老爺道：「這話倒不可竟怪我們這位老哥哥。我若不來，你大家從那裡知道起？便是我雖知道，若不知道底裡，方才也不敢說那等的滿話。至於我此番來，還不專在他救我的孩子的這樁事上。」因又寫了幾句，道：「我們兩家還多著這樣一層，是如此如此。便是這姑娘，我從他懷抱兒時候就見過，算到如今，恰恰的十七年不曾見著。自他父親死後，更是不通音問。這些年，我隨處留心，逢人便問，總不得個消息。直到我這孩子到了淮安，說起路上的事來，我越聽越是他，如今果然不錯。你看，我若早幾日到，沒他母親這樁事，便難說話；再晚幾日，見不著他這個人，就有話也無處可說。如今不早不晚，恰恰的在今日我兩相聚，這豈是為你我報德湊的機緣？這直是上天鑒察他那片孝心，從前叫他自已造那番分救你我兩家的因，今日叫我兩個結合救他一人的果，分明是天理人情的一樁公案。『天視自我民視，天聽自我民聽』。據此看去，明日的事只怕竟有個八分成局哩！」褚一官道：「豈但八分，十成都可保。」安老爺說：「這也難道，明日只怕還得大大費番唇舌。我們如今私場演官場，可就要串起這齣戲來了。」

說著，那位姨奶奶送過茶來，大家喝著茶。那姨奶奶便湊到褚大娘子耳邊噓了幾句，褚大娘子笑著皺皺眉，道：「咳，不用喲！」鄧九公道：「你們鬼鬼祟祟又說些甚麼？」褚大娘子笑著說：「不用問了。」鄧九公這幾日是時刻惦著十三妹，生怕他那邊

有個甚麼岔兒，追著要問。那姨奶奶忍不住自己說道：「今兒個他二叔合大爺他爺兒倆不都住下嗎，我想著他倆都沒個尿壺，我把你老的那個刷出來了。你老要起夜，有我的馬桶呢，你跟我一堆兒撒不好喂！姑奶奶可只是笑。」

大家聽了，笑個不止。安公子忍不住，回過頭去把茶噴了一地。鄧九公道：「很好，就是那麼著。你只別來攪，耽誤人家聽書。」

一時茶罷笑止，鄧九公道：「如今這個人的來歷是澈底澄清的明白了，只是老弟用何等妙計，能叫他照方才說的那樣遵教呢？」安老爺道：「從來只聞『定計報仇』，不曾見個『定計報恩』。然而這個人的性情，非用條妙計斷斷制他不住；制他不住，你我這報恩的心也無從盡起。等我寫出一個略節來，大家商議。」說著就提筆一條一條的寫了一大篇，便望著鄧九公、褚家夫妻道：「我們此去，我不必講自然是從送還這張彈弓說起。但是第一，只愁他收了彈弓不肯出來見我，便有話也沒處說了。明日卻請你爺兒三位借椿事兒分起先去，然後我再作恁般個行逕而來。到那裡，九兄，你卻如此如此說，我便如此如此說，卻勞動姑奶奶這般的暗中調度，便不愁他不出來見我了。及至我見著了他，還愁交代彈弓之後，我只管問長問短，他卻一副冰冷的面孔，寡言寡笑。我縱然有話，從那裡說起？我便開口先問恁的一椿事，不愁他不還出我個實在來。我聽了便想作這般一個舉動，他若推托，卻請九兄從旁如此如此的一團和，我便得又進一步直入後堂了。及至到了裡面，我一面參靈禮拜，假如他還過禮依然孝子一般伏地不起，難道我好上前拉他起來合我說話不成？卻得姑爺、姑奶奶一位如此的一周旋，一位再如彼的一指點，九兄又從中作個代東陪客，我就居然得高坐長談了。坐下，我開口第一句，可便是這句話，他絕不肯說到報仇原由，一定的用淡話支吾；他但一支吾，我第二句便是這句話。」安老爺說到這裡，褚一官道：「說是這等說，二叔，你老也得悠著來呀。」

安老爺道：「『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』？不恁的一激，怎生激得出他報仇的那句話來？」鄧九公道：「有理，不錯的，就是這等不妨。便是他有甚話說，有我從中和解呢。」安老爺道：「到那時節，倒用不著和解。你但如此如此作去，他自然沒話可說。但是這節關目，老兄，你可得作的像。我再如此用話一敲打，一定要叫他自己說出這句報仇的話來才罷。」鄧九公道：「他始終不說也難。」安老爺道：「老兄，你要知他是好勝不過的人，怎肯被人訾著短處？有那等一句話在前頭，便不容他不說了。但是說雖說了，憑怎的問他那仇人的姓名，可休想他說出來了。問來問去，不等他說，我便一口道破。」

鄧九公拍手道：「好！」安老爺道：「九兄，你先莫贊好著。你須知他又是個機警不過的人，這椿事合那仇人的姓名，無一刻不橫在他心頭，卻又萬分的機密，防著泄露。忽然的被一個幕生人當面叫破，他如何不疑？難保不無一場大作。果的如此，此番卻得仗老兄你解和了。」鄧九公道：「便是這樣，也不妨事。他雖是難纏，卻不蠻作。你只看他作過的那幾椿事，就是個樣子了。」老爺道：「只要成全了他，就你我吃些虧也說不得。等過了這關，我卻把他那仇人的原委說來，這卻得大費一番唇舌，才平得他那口盛氣。等到把這事的原委說明，這是有證有據共聞共見的事情，難道還怕他不信，一定要去報仇不成！」

鄧九公道：「是呀，到了這個場中就算完了！」安老爺道：「完了？未必呀！只怕還有『大未完』在後頭呢！老兄，你切莫把他平日的番倖烈認作他的得意，他那條腸子是涼透了，那片心是橫絕了！也只為他父母這兩椿大事未完，弄成這等一個遊戲三昧的樣子。如今不幸母親已是死了，再聽得父仇不消報了，可防他頓生他變。這倒是一椿要緊的關頭！」褚大娘子道：「不妨，那等我勸他。」老爺道：「這豈是勸得轉的？」

你爺兒三個只要保護得他那一時的平地風波，此後的事都是我的責成。只消我如此如此恁般一片說詞，管取他一片雄心俠氣立地化成宛轉柔腸，好叫他向那快活場中安身立命也！」

鄧九公聽完，不住點頭咂嘴，撫掌捋鬚，說道：「老弟呀，愚兄闖了一輩子，沒服過人，今日遇見老弟你了，我算孫大聖見了唐長老了！你們唸書的心裡真有點子道道子！」說著，把那字紙撒成條兒，交與褚一官拿去燒了，以防泄露。安公子也便站起身來外面去坐。只有褚大娘子只管在那裡坐著默默出神。

安老爺道：「姑奶奶怎的沒話？難道你捨不得你那世妹還鄉不成？」褚大娘子道：「他這樣的還鄉，不強似他鄉流落，豈有不願之理？只是我方才通前徹後一想，這件事，二叔，你老人家料估得、防範得、計算得都不差，便是有想不到的、想過去的去處，有這大譜兒在這裡，臨時都容易做。只是你老人家方才說的給我那十三妹妹子安身立命這句話，究竟打算怎的給他安身，怎的給他立命？何不索興說來，我們聽聽，也得放心。」

安老爺道：「這不過等完事之後，給他說個門戶相對的婆家，選個才貌相當的女婿，便是他的安身立命了。姑奶奶，你還要怎樣？」褚大娘子道：「我卻有個見識在此。」因望著他父親合安老爺悄悄兒的道：「我想莫如把他如此這般的一辦，豈不更完成一段美事？」鄧九公說：「好哇！好哇！我怎的就沒想到這裡！老弟，不必猶疑，就是這樣定了，這事咱們也在明日定規。從明日日起，掃地出門，愚兄一人包辦了！」安老爺連忙站起身形，向褚大娘子道：「賢姪女，我的心事被你一口道著了，但是這椿事大不容易。」因又向鄧九公道：「老哥哥，你明日切切不可提起，倘提著一字，管取你我今日這片心神都成畫餅！所關匪細，且作緩商。」這正是：

整頓金籠關玉鳳，安排寶鉢咒神龍。

要知安老爺、鄧九公次日怎的去見那十三妹，下回書交代。